

五国城囚徒



满汝毅 /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长篇历史小说 •

五国城囚徒

满汝毅 /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国城囚徒/满汝毅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1.8

ISBN 7-207-05124-7

I.五… II.满… III.长篇小说: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8503 号

责任编辑:陈春江 龚江红

封面设计:李 梅

五国城囚徒

Wuguo Cheng Qiutu

满汝毅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5.625 插页 2

字数:220 000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7-207-05124-7/I·720

定价:25.00 元

序言一

读《五国城囚徒》

江南尘

汝毅同志把《五国城囚徒》书稿分三次送来,每拿来一部分,我便立即展卷阅读,在阅读的亢奋中,便有一段焦切的等待,他又先后带来第二和第三部分。读完最后一页,已经是公元2001年1月16日,一个寒冷的清晨。从20世纪最后半年起,到21世纪大门刚刚开启的1月中旬,虽然前后半年时间,却经历2个世纪。

我想起《金辽宋三国演义》出版后,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说:有生之年,还要写宋金辽系列小说,正在执笔写的就是这部《五国城囚徒》。他是严格按照计划,如期完稿,其间的劳作之艰辛,可想而知。

尽管有人不赞成“历史小说”的提法——作家刘兆言说,小说是小说,历史是历史,历史要求真实,小说在于虚构,两者距离很远,难以扯在一起——我还是按照习惯理解,把汝毅的新作称之为历史小说。在中华文学宝库中,自从《三国演义》作为章回小说开山祖屹立文坛以来,艺术地再现历史的小说,成就斐然。虽然不必以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来说明,却也是浩浩洪流,代代有作家,代代有作品,且不乏大作、力作、佳作,乃至惊世之作、传世之作。这些作品流传于当代,影响于后世,为历代读者所珍爱。著名作家名单,足够其长。汝毅就是以写历史小说尤其是再现辽金宋这一段历史为其所长的作家。

中国人很少没有受到这类小说的影响,大多数人是从这些曲折跌宕、荡气回肠、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熏陶中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大多数中国人,都会程度不同地从历史小说里感悟与吸取人生智慧。

这些年,我们常常在舞台与荧屏上与历史不期而遇,许多人物已经耳熟能详,活在我们生活中。有些题材炒得滚烫发烧。西太后与杨贵妃,交替出现;武则天和乾隆,大出风头,老故事不断包装和翻新,一再与我们周旋。汝毅不愿加盟为杨贵妃沐浴,帮西太后洗脚,拒绝参与这类热炒。他选择辽金宋这个被人颇为冷落的领域耕耘。《五国城囚徒》就是继《金辽宋三国演义》后又一部反映辽金宋这段特殊历史的新作。也许可以把它看作是前书的续篇,或者姊妹篇,虽然它们都是各自独立成篇。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代,又是被作家忽略的时代,再现这段历史的小说与戏剧,远不像其他朝代被炒得发紫发烧。其实,在这个时代里,三个主要民族,在广袤的北方大地上逐鹿,争执牛耳,兵戈铁马,纵横捭阖,角力斗智,一决雌雄。每个民族都有精明君主,亡国昏君,都涌现过大智者、大勇者、大忠者、大奸者,他们在争斗中碰撞,在交汇中融合,此消彼长,相互转化,最后促进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留下许多震天动地泣鬼惊神的动人动情动心的历史画卷。这又为作家预设一个值得开掘的宝库,了解和发现的矿藏,为作家笔走龙蛇展示才华,摆下宽广的创作平台。汝毅就在这个平台上奋力劳作,成就骄人。

作家以金军攻破汴京,徽钦二帝及其大批随从人员,被金朝掳赶到五国城为主要线索,以北中国为场景,描绘金、宋双方曲折的历史。出现在书中大批的历史人物,如金太宗吴乞买,大将军金兀朮、宗翰、宗望,大军师完颜希尹、完颜昌,北宋亡国君臣徽钦二帝、郑后、洪皓、李若水、张叔夜、宇文虚中、韦贤妃、秦桧、徽宗女儿柔福帝姬,洪皓的儿子洪石,众多人物,复杂情节,多样矛盾,交织纽

MA 12/02

结在一起,气势磅礴,跌宕起伏。作家以五百页书稿,把这段历史全景式立体化形象地展示出来,使读者在阅读中想象飞驰,在回味中体会历史的沉重。

现在,历史被当做面团随便捏弄,如戏说、胡说、瞎说的流行,以至出现历史歪解。最近一个调查说,青年中能够准确回答粗浅的历史题目能够及格者,不过百分之一点五,甚至出现把戏说当做正史回答的笑话,可见作家笔下的历史如何表现,绝非小事。汝毅的历史小说,严格忠于历史的真实。他以史料为据,又不是史料的堆砌,走进历史,又跳出历史,以新的历史观审视这段历史,力求突破前人窠臼,摆脱历史局限,把准确把握历史脉搏,反映历史真实,作为小说创作的最高追求。既然是小说,当然会有作者的虚构与添加,着眼点始终在于更加符合历史真实。

历史小说,即是作家重新建构历史,也是作家自己解读历史。王世贞在说到历史文献时指出:“国史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汝毅在历史小说创作实践中,极力避免这些常见的缺憾。他以现代人的视角和历史观,对这段历史和历史人物,作出许多有意义的求索与解释。写宋金名臣、将帅谋士,不再以汉族为中心,凸现其本民族英雄本色,既不刻意美化,也不苛求古人,这是新的历史视角,为描写民族矛盾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例证。

作品的感染力来自艺术的魅力。宏观把握历史脉络,对宏富的历史进行独具匠心的剪裁,精心构思,统筹谋篇,生动情节的巧妙联接穿插,凸现人物个性化细节的展开,富于民族化的语言,无不具有感染读者的力量。

作家长期在黑龙江生活和工作,接触了许多女真人风俗民风,也收集了大量金代故事,阅读了大量的典籍资料,还到金源故里参加劳动,对这段地方史多有研究,这诸多有利因素,为他的创作提

供了基础。没有这些雄厚积累,写出这样作品是难以想象的。

读罢《五国城囚徒》,感到这是他献给新世纪的一份礼物。我想到,汝毅还应继续耕耘,写出新作。我以为他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到。

序言二

传神再现历史 匡谬演义三朝

——读历史小说《金辽宋三国演义》及《五国城囚徒》

孟 烈

天道酬勤，功必临于志者。在世纪交替之际，满汝毅君之历史小说创作迭告丰收。先是于世纪之末出版了40万字的长篇《金辽宋三国演义》，继而于新世纪之初又完成了另一宏篇巨著《五国城囚徒》，可谓是成就斐然。

既属历史小说，写的当然都是旧事，然而这两部书却让人耳目一新。新在它的选材，新在它的探索，新在它的史观，新在它是传神地再现历史，岂谓不新？

综观中国历史，曾有无数次乱世纷争，如东周之五霸七雄、晋后之五胡十六国、残唐之五代十国，以及秦末、隋末、元末等等。每逢统一王朝之衰败，必将出现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之混乱局面。然而，真正形成三足鼎立、各建王朝、互不臣服、长期对峙者，却仅有两次：即汉末之魏、蜀、吴，与元代之前的辽、金、宋。

两度三国并立，俱属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之全面对抗；皆有战和交替，此消彼长的曲折过程；都曾涌现出众多的英雄豪杰，大智大勇的风云人物；并均留下许多生动感人、可歌可泣的故事。前一三国，发生在公元三世纪，距今已是一千七百多年，而且相峙的时间并非很长，仅有四十五年。而后一三国，距今不过八百年左

右,辽、金、南宋三个王朝的存在,都在百年之上。但是,人们对前一个三国却普遍知之甚详,可谓家喻户晓;而对后一个三国却陌生得多,没有多少人能详知其始末根由,说出个子午卯酉。何以差别如此呢?这就不能不归功于历史小说的巨大传播威力。

一部《三国演义》风行历代,脍炙人口,使人读之恍如亲历。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恰可说明是小说将久远的历史蓦然拉近。乃至乡叟村妇亦可知“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之类的典故。应该说:是小说给那段历史插上了通俗的翅膀,使之从书斋学馆飞向千家万户。相比之下,后一个三国的知名度可就差远了!并非是没有小说来写它,而是写得不甚成功。诚然,小说不能等同于历史。就其本质而言应有严格的区别:历史中不能有小说,小说中却可以有历史。历史绝不容许虚构,虚构了便不是历史;小说可以虚构,但也允许不虚构,有某些不虚构之处,但它仍然是小说。《三国演义》就是一部比较接近正史的小说,乃至有人说它“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这并未妨碍它成为小说经典。而违背历史,恰是某些尊南宋、否辽金的小说,未能成功之由。

在二十四史当中,两个三国时期均占有重要地位,就连启蒙读物《三字经》也未忽视:述前者为“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迄两晋。”述后者是“辽与金,皆称帝,元灭金,绝宋世。”并未偏重一方。很久以来,一直企盼着能有一位文章高手,将后一个三国纷争的历史演义成小说,并能不落窠臼,不存偏见,以正确的史观,全方位地再现那段历史风云。谁知此一重任竟落在老友满汝毅的肩上,而且是在他离休数年之后,以“余热”完成了这件了不起的事情。

犹记三年前,一次知己相聚时小酌对饮,他曾谈起写此巨著之雄图。当时我虽深表敬佩,但亦不无担心,因为我深知其难。故坦言:“想法不差,难度甚大;费力不少,很难讨好。”

究竟难在何处呢?

以我对满汝毅的了解,深知其写史有所本,不会去胡编乱造。而史家公认:《宋史》既繁且芜,《辽史》《金史》则略而又疏。三史之合计共达七百四十七卷,再加必须参阅之野史逸闻、小说杂记等则更加浩繁。不要说是研究考证,就是通读一遍亦需终年累月,此其难一也。

辽金宋之争相峙既久,其治乱兴亡过程复杂,更兼多种矛盾交织,头绪尤属纷繁。况三史本为分立,各邦自成脉络,如何将三方之事融为一体来宏观叙述?且能贯通终始,形成完整结构,此难之二也。

辽、金两朝,皆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史之所志多存歧视,野史杂篇则荒谬更甚。如何匡谬纠偏,还其本貌,公正地去写三方人物,达到誉者贵依其本,贬者宜副其实,并能为读者所接受,此难之三也。

写历史可以略述,并适当概括;写小说则必须展开,且要十分具体,得有大量充实的细节,方可形象地展现。而契丹、女真等民族之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礼节体制等诸多方面,书中都必然要涉及。欲道其详,谈何容易?此难之四也。

凡此种种,皆难回避,故使这一段历史成为文艺创作上的荒僻之区。若论取材,这两部书选的可是使人望而生畏的绝境,不过这“绝”可未必是坏事。绝,也是一种追求,不是说“会当凌绝顶”嘛!绝,有时也是一种赞美,最好的手艺才叫绝活,故而使人拍案叫绝。绝,即是不一般,这意味着独辟蹊径,别开生面,这两部作品在文学领域中,确实具有很大的开拓性。

满汝毅的两部小说都写得气势恢宏,色彩浓郁,人物鲜活,故事跌宕,跨越了种种障碍。前一部是全景式的展现,宏纲巨目,笔大如椽,综述三朝之兴亡,详略得体,铺陈有序,确属难能可贵。而后一部则是同一题材的另一种写法,等于是局部放大,展开描写,使情节更为丰富细致,而且视角较为独特,因而特色鲜明。就创作

方法而言，他依然是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据正史而加以推演，纳逸闻而辨其诬谬，寓褒贬，明爱憎，着意于人物刻划，传神地再现历史。

所谓传神地再现历史，即是指精神上的符合，本质上的符合，发展趋势上的符合，而并非一切都一模一样。小说并不是史料的堆砌，当然会有虚构的成份，夸张的成份，如一点不差那就不是小说家的事了。可是，虚构的成份该占多少呢？清代学者章学诚曾说《三国演义》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其后此说盛行，实际上很难说是准确。因为该书所写的重大事件和主要人物，基本上都是实的，而过程和细节又大部分是虚的，也就是说所写之事都有那么回事，又都满不是那么回事。以三顾茅庐为例，史书上仅有“凡三往乃见”五个字，到小说里却变成六千多字的精彩故事，其虚实比例又当如何判定？文学毕竟不是化学呀！

关于历史与演义历史的关系问题，既是文学大师又是史学大家的郭沫若先生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研究历史必须要实事求是；而写历史剧则要实事求是才行。”妙哉，斯言也！写历史小说当然必须钻进历史，钻进历史却又要离开历史，离开历史是为了更像历史，此即传神之要义，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难看出，满汝毅的这两部作品所刻意追求的，也恰在于此！当然，若仔细推敲，小说中或有某些微瑕，尚待完善，然而凡事“润色者易为功，草创者难为力”这正是毛宗岗比罗贯中容易之处。毋需苛求，当为开拓者喝彩，任何事情迈出第一步总是很难得的。若从开掘金源文化，反映北疆地方特色的角度来看，就更会掂出这两部作品的分量。

孟 烈

辛巳之夏日于哈埠



满汝毅，1932 年生于河北宁河。高级编辑、作家。

建国前后工作于东北电影制片厂、黑龙江省文联、黑龙江电台。

毕业于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50 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几十年来曾先后发表戏剧《警觉的钟声》、《竞赛》、《部长之家》，散文诗集《太阳岛情思》、《淡淡的紫丁香》（与李耘合作），长篇小说《淘金者传奇》、《努尔哈赤传奇》、《风雪哈尔滨》、《大清真寺纪事》、《宁古塔流人》、《金辽宋三国演义》等作品。

曾先后被收入《中国人才辞典》、《中国专家大辞典》等二十余部辞书。

楔 子(第一章)

宋徽宗赵佶从梦中惊醒。

他从败絮土布被子里伸出瘦骨嶙峋、青筋隆结、又扁又长的大手，抹落眼角上淌着的泪，木杵火息了，只觉得寒气阵阵逼来。

近来只要闭合双眼就有梦，醒来残梦依人腻腻不去。他坐起来揉着眼，睡意不消，梦的残片还在脑际翻动。想着梦境，品味着这个使他欣喜，也使他惶惶不安的梦。慢慢地活动一下双腿，翻一个身，又依然把被子拉过胸脯。一会儿，他从火炕上坐起来，伸着胳膊。手指也不那灵活了，他用力拽最长的指头，平日写诗作画手指都是很灵活的。他曲肱为枕，用肘支架着脑袋闭合起眼，想着他的残梦。他梦见一位官吏蹒跚而来，将一封信投给他，他伸了大手去接，信落入水中，他跳下水去追信，就是抓不住，信被水湿了。徽宗瞪大了眼，隐约望见信在水面上呈现的大字：“九儿为帝，叩拜父皇母后。”

望着这一行字，徽宗欣喜得有些发狂，想着离开汴京已经三年零三个月了。在这三年多的岁月中，他转了多少地方啊，燕京、中京、上京、韩州、信州、黄龙、宾州，最后落脚在这座小城。到五国城以后，他的心境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隐约感到自己的心变老了，变成一种近似于遁世的心态。五国城，这原本只是一座无论与他本人，或则是血缘都毫不相干的土地，不过也很难说将来就不会与他的后辈的血缘产生某种深邃的关系，他所带出的嫔妃，包括他的女儿，在金人分俘以后也很有一些嫁给了金人，有的已经生儿育女。

他被关押在这儿，虽然看不到外面，有时就爬上桌头，面对着黑黑的大墙，平静而虚空的心底，总要泛起对汴京往昔的怀念。那情思如火，朦胧中感到他是站在小城的高岗上，高岗下面的小镇依偎在山脉的怀抱中，他用力地往上挺着身子，仿佛一眼就可以望见紧挨着山脚的河口，清晨和傍晚时分，往返于小镇和上京的小船便驶离五国城，仿佛他也能清晰地听到令人烦躁的木桨击水的声响。到了夜晚，堤上的灯火和船上的灯火明明灭灭相映，如同香头子般点点明暗。

徽宗站在桌头上抻着脖子抻累了，便坐下来写诗，偶尔也来作画，或则写一点回首往事的文字。到了秋季，他整天都望着南飞雁，好似惟有这样才能填塞他的心灵。他的这一切的一切，也就是后人说的“坐井观天”。

每天如是，时时如此，好似把头探出天井，朝江边望去，坚持着望去；好像他真的透过江边参差不齐的栅栏，望眼欲穿地迎着从南国、从汴京驶来的船，也许他的九儿的使者就在这架船上。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雁去雁回，每天他都从土炕上爬起来开始他的“坐井观天”。仿佛望到江边高高的灯塔立在两岸，每天他都是苦着自己的心态，以特有的急切的目光搜寻，搜寻江河上漆黑夜空闪烁的光。好似他还感到远处有一条螺旋形的山道，山色空蒙，像伸出的双臂，把小城紧紧地搂在怀里，赵佶的眼睛透过老榆和白桦开始登山，盘旋而上，越往上攀，呼吸越觉得清新而甜腻，甜腻得很自由。

白桦枝桠上已结霜，江面上已结了一层薄冰，两岸堤石上，盖了皑皑白雪。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竟走出那座深宅大院直跑到河口，一艘大船压浪驶来，河口挤满了人，只看到几位宋使，还有一位女人。从走路看，从侧影和背影看，这就是他日夜思念的女人。他想挤近人群，他想看清她的脸面，他想喊叫他们，可谁也不搭理他，那女人总把脸转过去；他想要追上去拉住那女人，那女人竟甩

开他的手，无声地跟着宋使们上岸，坐进了金人为他们准备下的牛车。几个金兵扯了车篷，风刮得很劲，徽宗追着风雪中的牛车，追得疲惫不堪，跌倒了，爬起来，又跌倒，又爬起来。雪，落满跌倒的徽宗身上，把他埋在雪下，他还用力爬着，爬着……

门外的钦宗急忙跌跌撞撞地把徽宗从地上抱到土炕上，望着他摔伤了的脸，不禁摇摇头，嘴里喃喃地说：“父皇，这天井上的天已经不姓赵了……”

不知他听见没有，他依在炕上一动不动。他的心像一架尘封已久的琴，在天籁中响着。

两位北宋的皇帝怎么会来到这座北国的小城？又怎么成为小城的囚徒？事情还要退回四年前汴京城破的时候。

那时候，大金帝国的皇上是金太宗吴乞买。

第二章

金军攻城了。

靖康元年(公元 1126 年),闰十一月,汴京的天色分外阴沉,晨起就不见太阳,阴霾的天带着愁苦的脸子,忧郁的铅云愈积愈厚,笼罩着北宋的京城。到了中午时分,老天的脸子变了,落起纷飞的大雪,朔风怒号,杂有攻城的炮火,大金国的士兵已兵临城下,包围外城了。

一切都乱套了。

待钦宗慌乱了一阵之后,徽宗也被大太监吴煜搀扶着来了。父子两代皇帝望着皇城大内这乱成一团的样子,他们的心里更乱了,徽宗嘴里不停地叨念着:“金军攻城了?金军……”

钦宗上前急搀扶着老父,嘴里也跟着说:“父皇,金军攻城了!”

“真的攻城了?”

钦宗冲着父亲点头。

金军攻城了。

一切都乱套了,最乱的是殿中省六尚局。六尚局在御殿上经常有三重禁卫,时刻负责大内的警戒,是一个出入非常森严的地方。殿里,都是近侍亲贵们,殿外,都是些知省、御药幕士、供奔走使唤的“快行”。平素这些人身穿紫衣,头裹着幘巾,中角曲折向后,是极其整齐的。今天简直翻了个大样,一个个光着头,黄色绣龙衣盒丢得满地,金爪盒滚落在殿内。远处,左掖门明堂里的灯也灭了,右掖门西面的天章阁、宝文阁也都一片狼藉乱糟糟地,这里面收集着大宋几代官家的吉祥宝物,大内的古玩珠宝,以及皇室的

谱系、族属、图书等等。由宫城到北廊的枢密院、中书省、都堂、门下省等最高行政中枢，都已经开始打包外运东西了。其他诸如内藏库、军器所就更不用说了。连平日训练最为精锐，装备最好的天武、捧日、龙卫、神卫等上四军和骁骑、拱圣、云骑、龙猛、龙骑等下五军，连同殿前司、步军司大院都已乱成一团了。

此番战事金人认为北宋朝廷违反“海上之盟”，特别是无理地劫持了迁往上京的移民，惹恼了金太宗吴乞买，派谕班勃极烈斜也也为都元帅。在军事上形成东、西两军，东路军由二太子宗望主统，设枢密院于燕山，由降金的汉官刘彦宗等主院事。东路军是金王朝宗室直接组成和控制的女真精兵，由能征惯战的金国大将军阖母、挾懶、宗峻等人督阵；西路军由宗翰主统，枢密院设于云中，完颜希尹、娄室、银术可等皆在军中。十一月三十日金元帅府向北宋王朝发出檄文后，宗翰从西京攻打太原，宗望自南京直取燕山。一个从东面，一个从西面，形成东西夹击。金兵愈来愈近的消息足以使京城内人心汹汹，一夕数惊，风声鹤唳呀！

钦宗已吓得浑身冷汗浸透，抖个不停。他直着眼珠瞧着徽宗，徽宗摆手道：“你是皇帝，你去处理这些事吧。”

钦宗只好硬着头皮道：“遵旨。”便哆哆嗦嗦地由大太监梁方平搀进大庆殿。大庆殿面对着宣德楼正门，宣德楼属大内皇城第一门，并列有五个门，每座门都是大红朱漆，配了金钉，墙壁都是砖石砌成，间或雕镂龙凤、飞云等图形，屋顶都用琉璃瓦覆盖，整座殿阁都是朱栏彩壁，异常华丽。紧邻便是徽宗祷祝的密殿，平面呈方形，是一座外表三层，里面四层的楼阁，屋顶则四角攒尖，覆以鎏金铜瓦。

惶惶的钦宗派了带御刀器械的王球守住宫门，门外又派了大内禁军百余人，层层护卫。郑皇后和朱皇后早已等候在宫内了，她们望见各自的君主，便一头扑了过来，一双双帝王、帝后，心惊胆战地抱头痛哭，真是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望断肠人。